中宗朝一

中宗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

諱　字　弘治戊申三月五日己巳誕

降在位三十九年嘉靖甲辰十一月十五

日庚戌昇遐壽五十七葬靖陵在廣州

元年秋九月戊寅二日 上以 慈順大妃

懿旨即位于景福宮之勤政殿 上 成宗

第二子 母慈順大妃尹氏初封晋城大君

居于私邸時燕山主淫虐無道宗社將亡前

吏曹參判成希顔慨然有撥亂之志與知中
樞府事朴元宗吏曹判書柳順汀軍器寺僉
正朴永文水原府使張珽司僕寺僉正洪景
舟等密謀舉義前夕會于訓鍊院部分將士
夜三鼓陣昌德宮洞口領議政柳洵右議政
金壽童等來會百官軍民聞風爭赴塡街塞
道遂遣勇士椎殺愼守勤守英任士洪等斬
嬖人田同金孝孫姜凝沈今孫等於軍前開
獄門釋囚悉令赴軍天明進軍闕外留柳子
光李永男金壽卿柳涇分兵守闕以備非常

SIL

lu.

I I

元宗等率百官軍校詣景福宮啓于 大妃
曰今者上失君道政令昏亂生靈塗炭宗社
綴旒大小臣民願戴 晋城大君以主宗社
敢稟慈旨 大妃辭曰吾兒何堪重寄令世
子年長可嗣洵等屢啓得旨乃遣順汀及姜
渾具仗衛迎 上于私邸 上固讓不許羣
臣擁 上乘輦入景福宮洵等議曰自古廢
立數其罪者惟昌邑王耳今當善處遣承旨
韓洵內官徐敬生於昌德宮請避正殿出大
寶燕山主曰我知我罪即出寶授尚瑞郎未

時百官入庭班定宣　慈旨若曰惟我國家
積德百年洽于民心以基萬世不拔之業不
幸嗣君失道民墜塗炭大小臣僚咸曰宗社
爲重以晉城大君御諱夙有仁德民心皆屬予
惟廢昏立明古今之通義肆循羣情命晉城
即大位廢王爲燕山君民命將絶而復續宗
社既危而復安羣臣俯伏聽命於是　上具
冕服御勤政殿即位冊府夫人愼氏爲王妃
受百官賀頒教大赦命燕山時𢡟政悉皆更
革廷臣咸呼千歲歡聲如雷○命三公六卿

譎亡何
情則兄

^^^^^^^

「、서>•〜^，，

議柳洵等言革正之初立經制治非壽童不
可依 先朝起復之法姑令從政壽正則許
解職終喪 上可之尋陞壽童爲左議政朴
元宗爲右議政○諭咸鏡北道節度使黃衡
曰近者朝廷待野人多失其宜今當初服宜
示恩意卿其設宴以慰城底野人且諭以来
朝之時道路支待館宇廩餼多不如舊今布

順永作國家之

使以聞燕山主謂以詭異命斬之自華臨刑
語人曰只知君父一體不意國憲乃爾遂死
他道旌門者聞之大恐盡撤去至是承旨李
堣以爲言 上立命復竪且教曰予在潛邸
聞鄭誠謹行高人也廢主時被誅予甚愍之
其令贈爵其他節義孝廉令諸道啓聞以勵
風教誠謹亦以服 成廟喪三年被禍於燕
山甲子者也○諭八道觀察使曰民爲國家
之元氣元氣盛衰而治亂興喪隨焉我國家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浹民心骨近者刑政失

傳民

회"4^—확 M.^ ^ ^

皆躋

撫驛

者條

家更

까、

爲常予在潛邸聞輒惻然士洪罪固罔赦依
啓斷之崇載則翁主尚在予不忍刑只收賜
第撤其墓石○冬十月教曰予自即位以來
夙夜寅畏惟恐獲戾于天今月三日夜雷電
七日夜又雷電天之示變豈無所召近來弊
法害民者雖已掃除而刑政猶未得其中歟
任用猶未盡其宜歟窮閻委巷猶有抱冤者
歟獄訟沈滞未得自伸歟斜科横斂有未除
歟其令中外條陳以聞○十一月燕山君卒
初上聞燕山病劇命内醫救療及卒遣中

—Mollis? 휠W1wwtell3 ^te^

逓崇祖經筵參賛官大司憲李繼孟言崇祖
無隱不可逓其官 上遂命燕山墓自所在
官俗節致祭定守墓三人○重修文廟還奉
位版復置博士以下官先是燕山撤移文廟
位版置諸高山僧庵以成均館為娛樂之場
復革博士以下官至是 上命一從復舊撤
瑞葱臺石修築泮宮仍命中外大興學校○
命禁衛巷棄屍京外如有遺屍訪求親屬勸
令埋葬其無族類者自官掩瘞○命藝文館
檢閱李希曾賜几杖于左賛成朴安性

爰賀頒教○夏五月命還給金宗直金馹孫
等七人家産追奪李克墩爵收尹弼商盧思
愼韓致亨柳子光等賞賜田宅是年春 上
御朝講領事成希顔奏曰戊午史禍士林至
今危懼雖父子兄弟相戒勿言其時推官皆
死惟臣與柳子光在耳臣若不言 殿下何
由知之蓋金宗直爲儒生時作吊義帝文其
意不知何所指而金馹孫輩敷衍之其罪可
誅然此事之發實有所由 成宗朝李克墩
爲兵曹判書以成俊爲北道節度使俊怒辟

克墩子世經爲許事其
爲正言上劄論之克墩
之後克墩監春秋修
文欲掩其事魚世謙曰
洗史草時並去之不可
商柳子光等聞其語上
罪宗直門徒獨盧思愼

P3

!

駟孫爲獻
悛怨二人
宗實錄見
文不可盡

時黨錮
舘奉敎
閔李抹

去之不可漏洩也韓
聞其語上達成獄推
獨盧思愼以爲若爾
此戊午事之大槩也
祖鄭忠樑待教李希
鏡鄭熊尹止衡等上

鑑卷之八

MM

作而有史學有史學而後是非明是非明而
後天下萬世之公論不泯故虞夏之史不諱
瞽瞍伯鯀商周之史不諱桀紂幽厲衛完鶉
奔之醜聖人著之於經唐宗麀聚之亂史氏
特書於策未聞有一人以史事見誅禍及後
嗣者也恭惟我朝　列聖繼作尤重史學至
於廢朝二三奸臣導君爲惡史事變亂古所
未聞　殿下承大亂之後袪廢朝新法復
祖宗舊章死者封爵亡者表閭萬姓欣欣相
慶而至於金宗直等事臣竊痛之昔者成

輕重以正刑章以史事被誅者并皆封贈以

有在也厥後大臣乃反挾私嫌不顧公議挑
怒柳子光與二三大臣同議密啓終置大逆
是則陰欲掩過而卒不得掩更使暴揚於後
世累及於 先王其禍蔓延於甲子盡殲士
流宗社傾危國運中絶如此甚禍之奸罪當

tIBSimmmmmmmmm

不原而賞反及焉深恐史家筆法從此盡廢
而萬世之公論泯滅無傳願 殿下更立科
條亟收賞賜家產各還其主變亂史法者隨

宗大王親覽弔義帝文尚不以為嫌者意必

快公論則 殿下此舉卓冠千古矣於是政院臺諫相繼言史事至嚴不得漏洩而邪慝之人洩於中外遂成戊甲之禍宜明正其罪大臣朴元宗等亦言宗直等其時求正律不得論以反逆誠過重也 上乃命辭連被罪者復其爵李克墩追奪官秩金宗直金馹孫權五福權景祐李穆許磐姜謙等並還給家產推官尹弼商盧思慎韓致亨柳子光等賞賜田宅伴倘亦並還收後三司交章論子光之罪削勳竄死湖南○六月 上幸成均館

mmam

iE 丑

謁先聖退御明倫堂與諸生横經問難○教
曰予閱國朝寶鑑 成宗嘗以臺諫多封奏
命加其資嘗予初服臺閣極陳時弊予甚嘉
之其加一資○大司諫姜景叙等上疏條陳
十二事一曰定志二曰納諫三曰重爵四曰
節用五曰親賢士六曰遠讒佞七曰興學校
八曰正士習九曰抑宦寺十曰保外戚十一
曰明賞罰十二曰恤民隱 上嘉納○冊淑
媛尹氏為王妃先是 上即位之翌日領議
政柳洵率朴元宗柳順汀等二品以上詣賓

廳啓言擧義之日先除守勤欲以成大事也
今守勤之女若正壼位則人心危疑請割恩
出外 上曰糟糠之妻何以爲之洵等復苦
爭之 上不得已命愼氏出居于 世祖駙
馬河城尉鄭顯祖家久不冊妃至是元宗等
屢以壼位久虛爲言遂命冊尹氏爲妃○秋
七月教曰近年以來人民困於徭役流離失
業多不得耕種特免今年田稅○命旌故應
教趙之瑞妻鄭氏故校理權達手妻鄭氏之
閭之瑞達手俱死於燕山甲子史禍者也方

之瑞就拿自知不免以其祖父神主托其妻
鄭氏及之瑞被殺籍産鄭之父欲率歸本宗
鄭以死自誓抱神主往依於之瑞妾家朝夕
哭祭以終三年達手被殺其妻鄭氏擗踊號
呼泣盡繼以血凡六十餘日臨絶托其家人
曰必以吾祔葬良人之骨言終而歿至是慶
尚觀察使張順孫以聞命並旌門復戶○冬
十月命宗室罪死者勿去屬籍時甄城君惇
爲凶徒所推戴政府六曹宗室等合辭請斷
以大義以安宗社　上不得已賜惇死命致

賻贈葬用王子君例賜其妻米舂秋二十石
宗簿寺言惇子女當削去璿籍　上曰惇之
死為宗社計也身無所犯何可絶其子女於
屬籍乎命書之○命諸道搜訪遺逸如有卓
異者隨才錄用居館儒生經明行修者亦舉
用之○十二月教曰子生三年免於父母之
懷故古昔聖人制為三年之喪使賢者俯而
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此天地之常經古今
之通誼也乃者變亂舊章忍行短喪之法當
時士夫背彝倫之教托時王之制虞祥之內

食肉縱酒無異平日政則不臧人而無恥令
雖華其污俗復循舊制尚慝棄義非孝之徒
狃於弊習不謹持喪使人紀不修民風不正
其令中外人士一遵聖人之制懋盡追遠之
誠○教曰王者於民導之以德懲之以刑刑
非得已也然刑期無刑辟以止辟所以遠罪
辜而全性命故聖主制官刑儆于有位陳臯
事以戒司獄漢文德化幾致刑措唐太宗決
大辟斷肉宋太祖月令司獄洒滌枷杻仁宗
不敢罵人以死三代以下慎刑者惟數君耳

秦政殘虐刑必夷族隋法苛刻盜不者死以

퀴휘허처* , R

戊辰三年春正月臺諫上疏曰我國家自 祖宗來宦寺只給事內庭故歷百餘年無怙寵弄權之患逮至廢朝以獻技巧導淫邪為保軀安身之計反正之後尚仍舊規驕肆之習成而預政之端見矣 成宗嘗曰宦者狎之則必至於無禮若有所犯當據法抵罪無少貸也願 殿下鑑漢唐之失法 成宗之訓常加裁抑勿施隆品議政論人之際不使得預焉請托之行亦非一端後宮嬖寵蠱惑於內姻婭戚畹操弄於外 成宗朝尹濂訟田

因其母以聞於內 成宗召謂曰中宮國母
不可干以私洪常叔父偁爲長興府使因公
主請授京職臺諫有言其不可者以御札答
曰聞過即改斯亦不難夫以 成廟聖明而
夤緣請謁者尚且如此 殿下由潛邸踐寶
位前日從遊之舊戚屬之近以至僕隷之賤
希恩望寵者尤易競進願 殿下正身以率
動由禮義使宮闈肅嚴內外有截發號施令
羣聽不疑進賢退邪衆心咸伏焉 上教曰
臺諫若不言則寺人干外事予何以得聞其

御書曰予之眇末纘承丕基未知安危之跡
賴卿等誠心敎諭使我知三代之治可不酬
恩今賜酒樂副以薄物表予尊師重道之意
仍賜領事以下豹皮弦弓◎命以位重老成
之人爲大司憲敎曰 祖宗朝大司憲多用
位重宰相韓致亨以二相兼大司憲蓋欲使
老成者摠攬大體也今者有闕試用位重者
◎冬十一月敎曰聖帝明王代天理物曷嘗
不以求賢顯俊爲先務哉然而知人則哲自
古其難故以堯舜之明尙咨四岳然後濟濟

IMlliMMMKiM

5^^^^*$^^^* —Mi

\

J

三

也抑奔競也闢異端也謹終始也　上優批
嘉納○二月賜黃柑二桶于政院曰昔有陸
績懷橘遺母卿等亦分與老親製詩以進○
三月　上御經筵典翰金瑭以儒生奢侈之
習爲言　上爲文以諭館學曰爲學之道在
乎修己修己之方在乎崇儉士志於道而恥
惡衣惡食則不足與議也是故古之儒者學
以修身儉以勵行雖蔬食菜羹布被韋帶處
之安如也窮而在下則獨善其身達而在上
則兼善天下其所守如此何暇及他今之儒

r

所措手足矣 上從之有是命○秋七月時
有盜御輦金鉤者律當死承旨言 成宗朝
盜德應房鐙子者免死 上曰人命至重如
可傅生莫如生之命議于三公柳洵以為律
文盜內府財物斬云者非以財為重也盜入
內府其情可惡故勿論贓之多少並處以死
今所盜之金在勤政門外不可與盜內府者
同科當減死 上從之○冬十一月 上御
朝講說經黃汝獻奏曰臣觀國朝寶鑑 成
宗頻行夜對 世宗大王自慕華館還駕讀

硃筆點綴曰自其至甚進講 先王好學之
誠至矣願 殿下頻御夜對焉叅贊官李世
仁曰 成宗夜對非徒講官每特召大臣叅
講故李坡孫舜孝以庸學論難至夜分乃罷
貞熹王后恐 上體未寧欲止之 成宗曰
心誠好之不為病也願 殿下以 成宗為
法 上稱善○諭兩界節度使曰嘗讀伯兮
陟岵二詩室家父兄相念之詞益知邊塞之
苦況今雪寒近歲所無鐵衣在身刁斗在手

墮指裂膚之苦必倍平日曷月旋歸之歎今
豈異古而懸戍役之意乎豈下於古帝王哉
爾等亦以古詩人之忠孝自處知乎念爾如
父兄之念子弟將士相勉常若乎親勞焉○
教曰古者上自王宮國都下及閭巷莫不入
學教以禮讓此治化所以興隆也近日卿大
夫子弟席父兄之勢乘肥衣輕年纔及冠輒
媒仕進未聞就學讀書志於修己治人之道
者此豈特君上之憂抑父兄之羞也苟公卿
大夫倡率於上則士庶安有不化者乎自今

(

해'

每月朔望引館官儒生于內殿講論經義優
加褒奬又云命宰相輪日仕本館會講經史
訓誨諸生屢遣近臣賜酒此事豈非今日之
可遵行者乎於是分遣史官五員于成均館
及四學視儒生居齋之多寡時就學者八百
餘人遂命大學薦其通經史識治體者㊉夏
四月中學儒生等倡言闢異端擅燒貞陵寺
之在京城中者 上初命鞫治已何教曰自
祖宗優待儒生其勿問○三浦倭叛遣都體
察使安潤德等討平之初 世宗征對馬島

降倭請居薺浦鹽浦釜山浦等地 世宗嘉
其慕義許之相臣許稠諫曰倭奴狡詐甚乍
臣乍叛其心難測豈可以鱗介之族間我衣
裳之人乎他日必爲國患是所謂三浦倭也
後生齒漸繁頗肆驕傲邊將不能制釜山僉
使李友曾欲以威脅之役使無節斬漁採者
以邀功賞於是倭奴憤怨大趙馬古守長等
潛引對馬島兵船數百艘夜襲薺浦釜山二
鎭殺友曾執薺浦僉使金世鈞遂放兵四刼
時昇平久民不知兵革望風奔潰賊連陷熊

川東萊南方騷然節度使金錫哲馳聞　上
命黃衡柳聃年為左右防禦使趣復安潤德
為都體察使左議政柳順汀為都元帥右議
政成希顏兼兵曹判書往討之賊懼乞降命
大臣議金壽童等曰比年倭奴益蕃以熾國
家知禍在朝夕欲驅逐者久矣今渠自生釁
當亟擧大兵掃蕩窟穴勦滅種類以去百年
之害不可坐失機會貽患後世　上從之趣
潤德等進兵衡聃年破其先鋒右水使李義
宗節制使李俌以舟師夾擊大破之斬獲三

百餘級賊爭舟溺死者無數捷聞 上遣承
旨慰諭及潤德等凱還論功行賞有差○命
修龍山讀書堂選文士肄業先是 世宗以
藏義寺賜集賢諸臣令讀書其中○成宗移
建於龍山名曰湖堂至昏朝廢之 上特命
復設大選文學之士賜暇肄業頻遣中使宣
醞命題賦詩於是文風復振○五月 上以
旱避殿減膳撤樂下教求言大司諫柳世琛
等上疏陳十條 上嘉納且教曰諫疏切於
予躬誠如此言何憂不治上下當交修不逮

其示政府六曺至如擇邊將一事我國三面
受敵南北邊將皆以文臣交差者為其知古
今事變長於料敵而隣邑亦有所嚴憚也其
飭政曺○六月命除斷筋之律 上以竊盜
斷筋之律問于金壽童壽童對曰斷筋是肉
刑也前以盜賊興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不
可永以為法者也 上特命除之○秋八月
柳洵以年七十致仕命賜几杖○上觀稼于
東郊○御思政殿試文武臣講經史漢語吏
文○持平金硡言人主雖知襃色而受諫雷

○十一月命停諸司營繕減今年田租三之一諸道流民之還集陳田之耕墾令觀察使逐年上聞

辛酉六年春三月諭慶尚左道節度使黃衡曰張飛漢之名將也不恤士卒終為其下所害史萬歲隋曹翰宋之名將也貪暴迹露不以有功而見黜攷之歷代鑑戒孔昭卿立朝已久更歷亦多必審古今成敗之迹矣始予拔卿於沈滯之中寄卿以閫外之權卿其益虔乃職改其舊而新是圖以毋替前功若乃幸

其優容罔悔前非則邦憲難屈予雖欲私卿得乎卿其戒哉毋自貽戚時衡峻法繩下士卒多怨之故 上下諭以戒飭之○視學

上親酌獻于先聖退御明倫堂與諸生講論經旨教曰經術本也詞章末也今世之士皆趍末而不究本橫經問難之後分三所講經以取士仍賜學田百結大司成柳崇祖率儒生上箋謝進綱目十歲及性理淵源撮要

上覽而善之命刊頒兩書于朝臣加崇祖資賜金帶表裏一襲復教曰予聞儒生多聚于

學果愜所聞其可用者抄選以奏於是成均
館以趙光祖金錫弘黃澤三人應薦 上命
銓曹調用○教曰亂杖之刑本非國法自今
禁之凡於刑訊只用校正之杖○夏四月旱
上避殿減膳撤樂下旨求言命中外婚嫁過
時者官給資裝○五月直提學趙舜等上疏
陳戒一正風俗二斥左道三公選舉四恤民
隱五節財用六罷選上七廣聽納○上優批
嘉納命寫一通以進○秋八月弘文館進天
下輿地圖○印頒三綱行實二千九百四十

帙于中外復命弘文館蒐集國初以來烈女
孝子之不及與者圖寫事跡並述詩贊刊布
○冬十月命李荇金安國柳雲蘇世讓鄭士
龍等賜暇讀書於湖堂除閑職以專其業五
人皆以文章名世者也○命中外收育遺棄
兒廩給士族寡婦處女之饑窮者以歲饑也
○十一月命行祈寒祈雪祭大司憲尹金孫
言今寒暑失節日氣如春臣向赴京 皇帝
以冬無雪爲變躬親祈雪而我國則未嘗行
爲誠闕典也 上曰無氷無雪春秋皆書以

灾異人君奉天授時之道當如是也其自今議行祈寒祈雪之禮○下御書於賓廳命大臣以下條陳謹天戒恤民隱切於時務者以
奏

壬申 七年春正月 上率百官賀 大妃殿遂
御勤政殿受賀命饋二品以上及經筵官臺諫入直諸將于殿庭賜一等樂○夏四月飭八道修軍器儲軍資以備不虞○賜璽書表裏于安岳郡守鄭叔根叔根勤於教誨本郡童蒙赴學者百四十人有通四書製詩賦者

,#5^ 핵 핵.지

東人詩集以進臺諫言詩以懲創感發爲主
今之詩文專事浮誇帝王留意於是豈可考
治亂而理庶務乎 上曰予非好詩文也內
藏書籍散在芸館者偶令收聚耳○十一月
上聞慶州路左有銅佛像命毁作軍器○上
御朝講謂儒臣曰 成宗朝多以嘉言善政
書諸屛置于禁中予每觀省焉今宜抄輯經
傳中格言書屛以進仍命大提學作序○時
上以國穀類多虛張命抽栍反庫大司諫趙
元紀奏曰昔 世宗朝黃喜請反庫 世宗

曰古人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予恐害及於赤子此眞聖人之言也國穀虛張固當閱倉庫罪守令而但恐充數之際不無斂民之弊也 上曰抽栍反庫所以懲有此弊也○十二月燕山妃愼氏上言請移葬燕山于楊州海等村許之命以王子禮改葬加定守墓

癸酉 八年春正月始親耕耤田是月己亥 上親祭先農仍耕百畝如儀加百官耆老一級執事一資賞執事助耕人有差宥徒流以下

罪○二月教曰燕閑閱書偶得　成宗崇儉節用之教其去奢反淳化民成俗之意溢於辭表予敢不祗服乎自予踐祚以來務遵儉約飲食衣服之奉一切裁減以爲民先柰之何世習日非奢靡相尙務廣第宅競服綺羅土木被丹碧之彩工隷僭紅紫之飾鄕士之家率畜妾媵商賈之婦服美于人貴賤混等尊卑失序如是而欲使家給人足蓋亦難矣夫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饑之本女工害寒之源也今逐

末者多爲農者少食之者衆生之者寡肆致
民窮而國不裕豈不痛哉咨爾公卿大夫庶

上命考實錄以奏柳順汀等以爲事在先
朝未可輕議趙元紀等力贊復陵之議上
以成宗有意未果難愼不卽決至是雷震
太廟庭樹上召政府六曹三司延訪弭灾
之策禮曹判書申用漑曰灾出太廟天意殆
若戒告聖上遽復昭陵也大臣臺諫一辭
齊請上將命禮官卜日告廟行復陵禮○
王妃始親蠶于後苑如儀旣卒事上教曰
古者君親耕后親蠶所以重生民衣食之本
而帥先天下也夫君后之尊猶不憚耒耜機

耔之勞以倡於上則畎畝閭巷之間孰不興
起激勵乎予德不類于古先哲王即位臨政
于今八載民俗日益偷惰棄本實而逐末作
未致富庶之效胥罹凍餒之憂予甚愧焉肆
於今年正月己亥躬率百官耆老耕耤于百
畝又於本月丁巳王妃率命婦行親蠶之禮
庶使吾民有所感發從事乎本業也惟爾中
外長民之官遍諭村巷使田無不耕之夫室
無不織之女菽粟布帛充衍而日積不其偉
歟及爾成頒爾于政府政院○夏四月祔葬

顯德王后于 文宗大王顯陵左岡○五月
祔 顯德王后于太廟 文宗室 上親祭
賞執事官有差○分遣御史于諸道審視刑
獄防禦救荒等事○秋八月命量田于京畿
忠清二道○上御經筵司諫申鏛進曰欲禁
奢侈宜自大臣表率而今或第宅踰制甚不
可也左議政宋軼頓首曰臣在廢朝時毁家
反正後更建居第間架過制又施丹青身犯
禁條請伏其罪 上曰家宅過制改作可矣
豈以此易相哉

國朝寶鑑卷之十八

»r4

—ti^ 해 Tr —H , 、 ? . v.,:

laBaf/ ,Ii; .. T II .. I r.

',iV,,"'

— - > 비I

、t

t ，1

0

當專意鍊業今後本司毋得啓請常仕○十
二月命申宗室十五歲入學之禮侍講官閔
壽千言禮無往教而王子師傅就家教之非
禮也 上曰誠然廢朝時宗學雖廢然十五
歲謁聖入學猶且不廢予亦親行此是古制
也其令宗簿寺申明修舉○尊經閣災下教
求言
乙亥十年春正月選清白吏禮曹判書金詮都
承旨孫仲暾承旨趙元紀判校姜叔突加一
資忠清節度使金延壽潭陽府使朴祥礪山

郡守宋欽各賜表裏一襲○三月 王妃尹氏昇遐○夏閏四月葬 章敬王后于禧陵潭陽府使朴祥淳昌郡守金淨聯名上疏曰故妃愼氏當靖國之初朴元宗成希顔柳順汀等旣除愼守勤則妃乃其出也殺其父立其朝慮有他日之患曲爲自全之計謀廢黜之無故而又無名也愼氏自 殿下龍潜之初載成好逑及 殿下入承大統正位中壼受臣民之賀齊母后之尊彼元宗輩負恃其功放逐國母把天下古今之大分此正萬世

之罪人也今內政缺主宜因此時復正愼氏
于壼位存大分於旣墜全舊恩於已睽且明
正元宗等之罪追奪官爵曉諭中外使當世
與萬世灼然知大分之不可犯也於是兩司
指爲邪議疏請拿鞫 上命六曹堂上弘文
館議啓皆以爲求言之後言雖不中不可罪
之以防言路遂命徙配 ○五月以趙光祖爲
造紙署司紙光祖元紀之姪也天資絶異早
從金宏弼遊得聞爲學大方不事擧業大學
承 上敎薦三人光祖居首吏曹判書安瑭

言此人不當拘資格請超授六品
先祖不悦曰虛譽的然吾甚恥之

睿廟昇遐國家多故因循以至于今我 聖
上修舉闕典既復昭陵神人胥悅願遵 睿
廟遺志亟加 恭靖廟號焉 上命考實錄
禮官奏曰 睿宗欲爲還止 成宗亦未及
舉不可輕議也 上命留疏政院○以趙光
祖爲正言光祖擢謁聖乙科拜正言啓言朴
祥金淨當求言而進言臺諫乃反請罪自毁
言路先失其職臣豈與失職臺諫同事乎請
罷兩司以開言路 上曰言路通塞其言當
矣朴祥金淨論人所不得言故臺諫請罪盡

遼則過矣豈不可相容乎未幾長城守儼嵩
善正濂詩山正正叔江寧副正祺等聯章言
祥淨不可罪 上敎曰金淨等被罪後絶無
進言者今可以張士氣也遂並釋祥淨給牒
敍用○冬十一月敎曰書籍者治道所寓漢
之天祿石渠唐之秘書四庫皆裒集書籍爲
一代之寶藏帝王躬行心得之實好尚文雅
之美亦可因是而想見矣我朝自 祖宗重
儒術聖經賢傳諸史子集無不鳩聚內府廣
布閭巷頃因國運中否典守不謹御府書籍

多致散落秘閣所藏完書蓋寡昔河間王德以金帛求善書甚多書之史冊以為美談令使价之赴中朝者廣求書籍以來至於我國壤地雖偏文獻世家亦豈無所畜如有遺經逸書可以資博聞裨治道者皆令來獻予當厚賞復命節使質正音訓於中朝以來

丙子 十一年春正月 上進豐呈于 大妃饗宗親文宰三司承旨史官兵曹都摠府于仁政殿庭◎教曰婚姻之禮定然後君臣父子之道正矣我 世宗大王動遵古制王子王

女婚嫁皆令親迎欲士大夫視效而近閭因
循舊習廢而不舉男歸女家天道逆行其可
乎至於鄉飲酒古禮近亦不行豈非闕典自
今曉諭中外一皆遵古○二月命武官讀書
閒習製述○夏四月教曰論道經邦莫如文
防戎禦敵莫如武故先王視文武如左右手
其令政府六曹漢城府各薦文武有將才者
○五月教曰事權不一則政令紛亂體統不
立則國勢不張以是求治不亦難乎政府者
百僚之所統屬政令之所平章軍國機務無

所不摠自昔逮我朝莫不專任輔相以成其治署事之廢雖在一時其職乃總百官平庶政邇来六曹庶務漠然不關此豈命相之意乎自今百司衆務毋得徑自啓達六曹漢城府凡緊重公事與別有施設建廢者並先禀政府商確當否其合宜者具由啓禀如風憲之職不比諸司然其有建白受敎者政府亦不可不知宜令禀府以相可否使政令歸一紀綱整擧以立一代之體至於進退人物大臣職而近未聞有激揚黜陟者庶職弛解職

此之由咨政府振頹典曷乃職以副予專任
之意○户曹言大典所載四學儒生數各一
百而近減其半供饋之需宜從而減之○上
曰養育人材雖不可以飲食率之然其體貌
不宜如是減儒生固不可況減所饋乎○教
曰學校風化之源爲國之先務也予以否德
思欲右文興化或親幸成均館講學取人或
殿講庭試以勵人材且令銓曹擇師長久任
至解六部之長俾專訓誨又使大臣輪往講
製時遣侍從饋以酒饌將欲激揚人材而士

習日偷此由予不能鼓舞振作也大臣先遣
子弟就學非成均四學之儒勿許登仕如有
德行可取者令館學抄啓銓曹量才叙用諸
道教授訓導亦令擇遣又教曰治國莫先於
得人古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人君察其大
綱而已近觀百司懶不供職虛僞成風敦厚
朴實者謂之庸流輕捷利口者謂之正類如
是而尙敦厚變渝薄不亦難乎任銓衡者須
察乎此純直者褒揚輕浮者貶抑○六月命
罷忌辰齋先是兩司請罷忌辰齋檢討官趙

光祖亦於講筵力陳其非禮 上乃敎曰忌
辰齋之設肇自前朝設齋薦福因成國俗逮
我朝深黜異敎俗漸歸正而獨此一事尚令
不廢奉先之孝自有正禮不當褻瀆自今永
罷之一遵皇朝禮行忌祭於陵寢○秋七月
諭八道觀察使曰堤堰之設專爲水田灌漑
之益取利甚博而近因有司廢而不修守令
慢不致意或侵占盜耕或不堅築致決毀至
於植木設桶皆不如法一遇旱乾常患乏水
殊非國家爲民興利之意卿其擇定剛明吏

學況 先王所用力者乎其令弘文館取
光祖又言化民成俗以道德爲本禮樂文
皆由此出人君當慎其所尚也 上曰然
主好惡下所趨向且如道學不可以法令
之在上者誠示崇尚之意則下必有好之
者也○十一月 上御經筵講禮記至論
厲事講官奇遵金碗徵及爲燕山立後之
領事鄭光弼亦諷之並及魯山事 上召
臣議柳洵等皆以爲難 上曰不須廣議
唯在上者斷之而已然魯山燕山已絶屬

泰甚

若以疏屬為嗣則難於襲爵不襲爵則祀不能久莫如自朝家設祭之為永久不廢也仍命禮曹成節目舉行遣承旨致祭○印頒小學於中外製勸學文以諭之曰學校風化之原古昔帝王盡君師之責者設為塾庠序學人生八歲令入小學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使之收其放心養其德性以立其大本至十有五歲入大學則特因小學已成之功以達夫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術故士數於德民興於行風俗

殆將泯滅乎甚憊焉玆令廣行印頒使京外學校以至鄕閭無不學習師長之誨後進父兄之訓子弟朝廷之取選試率以是爲急習與性成化隨敎興則風俗何患不正人材何患不義其體乎意曉諭中外○敎曰自古有爲之君先興孝理以正風敎滕文公行三年之喪顔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魏文以夷狄之主斷行三年之喪此可爲法於後也漢文景雖稱令主而立短喪之法未免萬世之罪晉武欲復古制泥於邪說卒不能行豈

元子甫三歲氣質沈重言不輕發儼然若成
人保母侍兒不敢弄語 上令弘文館撰進
教養之方以 愼妃在河城君鄭顯祖第命
元子出寓使養于閭閻知民間之疾苦且觀
士大夫風習至是入見 上以所習千字文
問之 元子應誦不錯一字 上益奇之書
賜戒箴曰早起暮寢勤學不倦尊師樂道好
善務仁不邇聲色不殖貨利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勿狎羣小勿喜雜
戲立志高遠堅如金石忠君孝親友愛兄弟

蔽私欲以存善心勿聽婦言恐懼終始○命
薦草野士存心古道者○六月朔日有食之
上以素服烏帶御仁政殿階救食兵曹判書
高荊山請設幕遮陽弗許日復圓還內時
上銳意求治力行古禮竟日救食端拱危坐
未嘗少動羣臣咸服其志氣堅定得於學問
者爲多○生員奉天祥疏陳十條一曰修實
德以法剛健二曰篤愛敬以崇孝弟三曰親

斥私僞以開公道六日正士
日定農桑以别君子野人八

—\,

획^^？Ml^w ^

1

減進上七
民隱以寛
統政令以
之天祥延

4

安人也趙光祖金淨等以其跡稱爲非常人
然深知天祥者多言其希合干祿云○咸陽
人金仁範上疏請遵呂氏鄉約以變風俗
上曰仁範以草野寒士欲變薄俗而回唐虞
之治其志可嘉夫本源不立則末流難救端
本淸源之道予與大臣當任其責盡思丕變

秋八月命
正深源贈
於燕山甲

爲萬民先乎卿等勿謂布衣之言迂講論移
風易俗之方上下交勵使人心歸厚風俗丕
朴不亦美乎時趙光祖金淨等慨然以正風
俗興至理爲任 上方虛心責成由是草野
之人多進言者○持平韓忠請爲 元子擇
德業可敎冑子者預定僚屬以責養正之功
上曰元子尚幼不必定僚屬可擇老成宰相
四五人左右敎導陳正大之事○秋八月命
贈金宏弼鄭汝昌右議政朱溪副正深源贈
君旌閭三人皆金宗直門徒被禍於燕山甲

子至是趙光祖以為言有是命○九月以高
麗侍中鄭夢周從祀文廟○上銳意興學命
內而四學外而八道皆以小學大學誨儒生
童蒙考其優異者升之大學○教曰巫覡之
徒固當嚴斥然大典言使不得居京城而已
不必別立科條若其慾行尤甚者黜之外方
懲一警百至於巫女神堂布稅雖曰抑末名
殊不正其令罷之○冬十月命宰相勿論職
帶經筵每於三講定二員遞入以備顧問夜
對則仍令直宿○十一月教吏曹曰求賢將

明求賢之誠未盡故賢者隱於山
之咎悔實多經曰任賢勿貳去邪

以試用也薦而不用惡在其求之也右議政
向薦金偍予欲先用於守令以試治民之術
○十二月大司諫李成童等上疏陳戒 上
答曰三復疏辭深庸嘉之夫人君之道莫過
於敬天勤民求賢如渴而已然予敬天之道
未盡故災變疊臻勤民之政未盡故教化不
明求賢之誠未盡故賢者隱於山林靜言思
之咎悔實多經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予以
寡昧雖不能明斷然君子列於庶職則譬如
魑魅不容於太陽之照自然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矣左承旨李翊讀而歎曰至哉 王言
誠近古所未有也○命戶曹漢城府抄啓凍
飢人依大典人給襦衣一領米一日一升○
閏月以金淨為承旨趙光祖為直提學奇遵
為修撰申光漢為副應教○命以童蒙須知
教 元子先是慶尚觀察使金安國以朱子
童蒙須知鋟梓於山陰縣凡童幼之事自飲
食衣服至凡百日用靡所不具蒞臣以為言
上命元子先講童蒙須知曰小學非特童稚
可學乃終身之學也

上曰人皆曰世道漸
如此言則今當為禽

戊寅十三年春正月命入侍諸
禮侍講官趙光祖曰禮貴得
我國君臣相接之禮太過蓋
聽政筵臣不敢仰視積習以
沈順門之死專由於仰視也
之臣登筵奏事聲振殿宇而
低聲為恭幾不可聽非古禮
○趙光祖於經筵白上曰
下後世終不能復古若如此
獸之域而無復人道矣三代

it -, -* 키 lr*>、i-.

화

俯伏為
則非禮
熹王后
廢朝時

故宦官乘時煽動然非特亂世而已宋仁宗
賢主也司馬光輩猶不得免於黨目盖自古
小人欲斥君子必以黨字羅織然後人主信
聽得售其術也我朝 成宗好賢納諫一時
善士謂以堯舜之治可復致也盡言不諱不
避權勢凶險大臣陰懷憤懣及遇廢主卒逞
積憾仁人善士殆無遺者近來朝廷雖似清
明然識者猶且憂之誠以清議盛行則小人
不得志而旁伺者多也今聖學高明立志純
篤惟以此爲恃然一或怠惰致生罅隙則浸

체 *&、 *v

徒病

諫短宰相將何以致治乎必相孚如一家則天地交泰萬物生遂於其間昔在 世宗朝大臣黄喜許稠等與集賢學士更相責善心志脗合當時有佛堂事大臣諫不聽於是集賢諸臣交口迭諫皆去其職 世宗謂黄喜曰侍從皆去奈何喜曰臣當招來遂歷造諸學士家以邀之是時大學儒生道遇黄喜責以不能諫君喜不惟不怒乃以為喜大臣之道當如是也 成宗朝則大臣不及於古故雖聖人在上而不能致隆盛之治中朝使臣

人之嘆乎叅贊官趙光祖曰國家用人雖以
科舉爲重然有大賢則何必拘科舉哉今之

^—& .i^ 적

國有君無臣云 上深然
曰范祖禹言國家當遵祖
祖宗遠慮深謀以立長久
變也光祖對曰先王之金
勿改然或有膠固不便者
通之要在識其勢察其機
以百執事無可用之人為
平日多薦藝能則豈有之
趙光祖曰國家用人雖以
賢則何必拘科舉哉令之

■ ,

朝士不肯見大臣者以干謁為恥也大臣若誠心求之何患無才無好人三字非有道者之言也　上曰周公聖人也猶吐哺握髮急於求士況今之大臣乎○安潤德奏於講筵曰守舊法當信如四時堅如金石而變法之徒只欲徇時君之意甚不可也法典曰輒以已意輕變舊章者斬　祖宗之法不可輕改也奇遵斥潤德失對曰前代之法非周公制作則豈能萬世無弊　聖上有志求治變革弊事以此謂之紛更可乎自潤德引律文以

奏之後士林聞之相顧失色願 殿下察之
上是遵言○求禮縣監安處順辭陛 上引
見諭以興學之事處順曰古人稱近思錄云
窮鄉晩進無明師良友者讀是篇可知入道
之方臣赴任之後將欲鋟梓近思錄廣布勸
學也 上曰善○上視學與諸生講論經義
日昃而罷教曰學校風化之源人材之府爲
國之道莫重於此故豐其餼廩以厚養育明
其訓迪以隆德業二者不可闕一予今竭誠
圖治忘寢與食夙夜一念未嘗不在學校玆

^^^^^

,v^,^ \차 ^m. f ^^^^

民農桑勸課之方靡不纖悉而字德不類勸之務本而趨末者衆導之勤儉而奢靡不息一人耕十人食之一女蠶十人衣之利歸游手邦本漸凋加以比年不登饑寒流離慈父孝子不得相保嗚呼四民之中勞苦困窮無如農夫蠶女沾塗體足之勞服事機杼之勤窮年辛苦所得幾何禾纔登場盡輸公家織未下機旋償質債雖遇豐年不知饜飽少有凶荒未免塡壑勸課其業使無貧乏非親民者之任耶勸之之道亦曰不違其時不煩其

力則心一而力專事治而功就耕耘收穫不
失其時桑麻織紝皆得其用養生送死仰事
俯育無不自遂古之人一夫不獲若已推而
納之溝中雖職有大小任有輕重而咸以務
農與桑爲心則飢者有食寒者有衣教化行
而風俗美矣○時 上慨然欲得賢士以興
至治趙光祖奏曰科擧專取詞章徒長浮薄
之習外則監司守令內則六卿三司咸薦才
行之士聚大庭而親策之則可以得人此漢
賢良方正科之遺意也旣薦其才行又試其

學術斯無所失矣 上曰此事甚善但恐薦
擧之際無乃有遺乎光祖曰我國壤地褊小
又分庶孽私賤而不用以中國之大猶不計
貴賤況小邦乎鄉擧里選尚矣不可復著行
此法則賢才庶可彙征也鄭光弼曰薦擧取
人豈不美哉然雖大賢科場得失未可知也
假令擧情所欲取者不中則其將再立科目
乎且居館之士讀書修行皆欲致用於國其
不與薦者豈安於心乎人君馭世立法務使
大小賢者咸望登庸也 上曰今年薦試之

他日又如是可無遺才況偶一
否不亦可乎○上御朝講侍講
白晉朴彭年有田於廣州可種
責之曰祿足以代耕何必別置
賣之當時俗尚如此又有如黃
爲之輔相故能成至治方今風
必以至誠求治然後教化可與
淨曰薦擧覲策士林皆謂義事
有異議其意必以爲時有古今
否取舍則不與選者必當激厲

觀便
祖奏
其友

7한

大機也光
其時館儒

6

裸體偃卧或

c—

古事也○慶尚道觀
誼才學之士盧璋金

國朝寶鑑卷之九

爲

I ! ir

直金宏弼之門徒也士林聳動○上行夜對
侍講官奇遵曰治豈有古今哉惟在為與不
為耳後世聖學不明為人臣者不識大道徒
以偏伯茍且之術說其君旋得旋失治亂無
常人君茍以古昔帝王之道發憤行之則何
難於致治哉唯是後人習於流俗不知教化
之本顧曰世道日卑人心不古何能復三代
之治乎是則所謂妄人也　上曰人君能以
三代自期得賢佐而同心致理則何求不成
後世無善治者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

君不能相遇而然也○夏四月
金安國言臣按嶺南得呂氏鄉
詳其註解飜以諺文而刊行得
世宗朝所飜譯開刊者臣又別
行得二倫行實倣三綱行實撰
辟瘟方瘡疹方導 世宗成宗
刊行亦頗有效願推行於諸道
在嶺南盡心學校轉移風俗為
并令撰集廳刊布諸道○命追
上教于政院曰戊午璽書李宗

月知中樞府事
鄉約正俗等書
得農書蠶書
別撰諺解而刊

si I

上曰卿
嘉尚諸書
李承健爵
詩書進且

詳陳其事實政院啓曰戊午十一月前縣令
李宗準配富寧至端川磨谷驛壁上題宋李
師中贈唐介詩咸鏡監司李承健令端川郡
守囚鞫宗準遂馳啓曰李宗準與茂豐正捴
同行寫詩于壁宗準以宗直門徒坐謫而猶
不懲托古詩以寓己意不可不問云云上
覽之曰予聞宗準及茂豐正六父子死於戊
午而未知其由乃今見之此即古人詩也假
使宗準自作亦出爲國之意可嘉不可罪也

、

^^^^^

J ^ 1夂 ^ *、i ^^^^ ^ 14

志相孚然後可以盡言古者或名入卧內討論古今治亂至於水旱盜賊人情世態無不周咨故知益明而治益進也 上遂以光祖爲承旨金淨以爲光祖在經幄裨益弘多承旨雖亦出入經幄然終不若副學之任也 上卽命遷授前職淨又言師儒之長爲人表率尤宜極擇 上問于吏曹判書安瑭以柳雲爲大司成○以安瑭爲右議政 上教政府曰一相得則萬事擧遂命議薦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申用漑以金詮李繼孟南袞擬

V—

臣載寧對曰
上曰安瑭何如對

V

ll히^ 시

i 0

古則小人視
君而實欲陰

■LEmk

乎大抵
適所從
敢斷行
古則君
因災變

a?

'》"

諫曺彥卿言宗廟第四
不稱孫先代闕禮後世
錄僉正金守敦亦上疏
爲當祀之位而別享夾
則獨異以 祖宗所定
殿下之時也 上命大
是議行賢良科命政府
京中則四館薦報成均
守令報監司監司移文
姓名行實報政府以聞

郎鄭瓊監察閔懷賢典牲直長金大有等先
至佐郎趙廣佐司評宋好賢主簿宋好禮等
次至　上皆引見命大臣問難謂筵臣曰薦
擧人皆有所存豈可徒聽其言也○副提學
趙光祖等因灾異上䟽陳戒其略曰古人推
陰盛陽微之兆曰妾婦乘其夫小人凌君子
夷狄侵中國盖人主陽也后妃陰也貴賤之
分不可侵陵嫡庶之倫尤當嚴別宜正已率
下幾微必防使正心修身之功根於宮闈達
於邦國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君子小人雜

處並用未有不相害藏機伺勢一朝乘幾則
未知 殿下之事終何如也阿意者必逐犯
顏者必容狡慧者必遠純朴者必親則君子
布列小人屛跡紀綱立而庶績熙矣中國陽
也夷狄陰也此盛則彼衰彼盛則此衰西北
二道兵力不給障隧壕墻營堡之具未能修
完兵甲兜鍪戟弩之器不能堅利且邊臣之
嗜利者侵漁軍民徼功者或搆釁端偷安者
不恤軍政如此而望邊圉之固得乎宜擇將
帥明紀律修封疆守要害愼禁防明斥候務

、££

0

農以
大抵
君如
致君
果若
責成
閭時
辛晩
工

此澤是

練兵以蓄
得臣難也
時如此而
爲高遠以

保

—v^

？if

直今其遺
分書大野

ay、

久則可以扶世教也　上特命旌閭○秋七月平安道節度使李長生啓言武士不知學問則臨事而眩如將鑑博議武經兵要孫子吳子等書自本營分賜諸鎭令於弓馬之暇講習勸課俾知古將應變之迹　上曰善然只讀兵書亦末矣並賜五經四書小學等書令講讀焉○印頒小學一千三百帙于朝官宗親○以趙光祖爲同知成均館事右議政安瑭言於　上曰儒生皆欲得趙光祖爲師斯人精於性理之學若兼同知則士皆樂於

就學也光祖曰如金淨金安國柳雲等皆合
是任豈可捨此而授臣臣生逢明時嘗欲用
力於學仕宦無暇每思退居數年專意學問
又敢爲人師乎 上曰擇師甚重勿改本職
宜令兼之光祖曰臣出身未久陞秩甚驟族
親鄕黨皆以爲禍在朝夕況又加非分之職
不有人禍必有天刑惟 聖上保全之 上
不許○命禮官正大夫士之祭禮司諫金希
壽言士夫祭先家家異禮 祖宗朝或印頒
時享圖宜令禮官遵舊制使不悖於禮從之

ISP £3—여" so 떳? f

nrrtt-riMpi

上跡言昭格之說謬悠荒誕王政之所可剔
遏者也往在麗季教化不明人服異教踵訛
襲謬式至今日 殿下寅畏天命孜孜學問
凡所以抑詭扶正靡不用極而獨此一事欲
革還疑大失乾剛精粹之德也 上答曰其
來已久不可遽革後數日特命罷之祠宇令
作公廨銅器移送鑄字所◎以李之芳為防
禦使尋罷不遣初野人速古乃外示向國內
懷異心與諸野人部落潛謀結連犯甲山府
殺擄人畜而去邊將欲捕之則速古乃變名

出沒南道兵使啓請發兵掩捕 上召三公
及知邊宰相議之皆言今不痛懲後將滋蔓
遂遣之旁且密諭本道潛送兵甲器械不時
掩捕將行 上御宣政殿賜之芳宴錫以弓
矢鎧甲將相諸臣環侍左右副提學趙光祖
請對言此事譎而不正非王者禦戎之道豈
以堂堂大朝廷為幺麽小虜行穿窬之謀乎
臣竊恥之於是 上命更議勿遣左右迭諫
曰兵有奇正禦有經權今詢謨僉同不可以
一人言而遽改也兵曹判書柳聃年曰耕當

變也上卒不聽罷之芳行光祖位未高而
以片言動上止朝廷已定之大議入侍諸
臣皆懷不平為之側目○以朴英為同副承
旨英善山人業武登第通儒術不喜榮利築
室洛東江上至是[illegible]

問奴織當問婢臣自少出入北門備諳虜情彼透儒之言自古如此今廟謨已定不可輕變也 上卒不聽罷之旁行光祖位未高而以片言動 上止朝廷已定之大議入侍諸臣皆懷不平爲之側目○以朴英爲同副承旨英善山人業武登第通儒術不喜榮利築室洛東江上至是薦入政院後陞兵曹參判未幾退歸妙解醫術全活甚衆○冬十月遣官致祭于高麗侍中鄭夢周之墓命行再拜禮示以不臣之意○十一月 上謂趙光祖

획시,

曰雖得一人可也宋以天下之大但一

而已 上曰如金湜曾有請置講遊者

科孚

職

者有

之大

置講

可如

획시,

^킥ST—

—M^

쇠

1 좋

無不畢
葤金淨
弘文館

—§i ③

」f

—I 4^M^.^MB^

n

•?、 ;

事○三月大司憲趙光祖言今大臣臺臣各執意見若非至誠協贊何以致治乎 世宗朝大臣黄喜請長生殿工曹判書金宗瑞為設饌頗豐喜怒詰問此物出自何處宗瑞謝罪於車塵之間退謂人曰吾嘗將三軍拓六鎮未有如此惶懼之時也可見當時朝廷之體貌今則凡所施設未見自大臣出也 上曰不必以苟同為和唯當相與協心也○信平君康允禧訴于 上曰金友曾見臣言金淨等欲去靖國功臣臺諫請治友曾亂言之

、

金安國白 上曰宋史記太后與神宗論事
甚詳閨門之言非史官所得記自古宮中有
女史人君言語擧動悉書之故外人知之而
書於策請依古制置女史 上曰中國則女
子亦能文故女史得其人而今時恐未易也
○薦擧科後將行弘文錄 上謂大臣曰弘
文錄以圈點多少取人無乃狹窄乎安瑭曰
臣赴京時見六部三閣老皆詣闕問之則曰
通政司堂上缺故會議可代人書其名置卓
上各加圈點以點多者爲最中朝之制亦如

者多聚學舍及還直提學閒而還散其在家
時學者或有買家就其隣者○以金安國為
全羅道觀察使政院以講官請留之 上曰
安國前按嶺南已有治效又欲使與化於湖
南也不從○命中外行鄉約法時趙光祖金
湜等言化民成俗莫善於鄉約呂氏以匹夫
不得推行天下而但施之一鄉觀周禮立黨
正族師以相勸導者實鄉約之法也今宜倣
周制大立規模 上從之他日 上以鄉約

設施問于經筵官安處誠對曰近聞京城之民聚而相戒言不善之事國有禁憲不可犯也 上曰鄉中自相率勵則刑罰從而省矣然京城則不可設法行之尋命京城五部官分給呂氏鄉約于坊里○秋七月設書肆于京城○上嘉鄭礥奇遵張玉等之才將欲不次擢用趙光祖言于 上曰三人者皆明白通敏他日可大用然礥年纔三十遵與玉皆未滿三十何必不循資格也古者四十強仕必待道明德立然後就仕大抵老成人居上

列則朝廷尊而萬事和為國之道必重名器
安瑭亦以為言 上從之麐天姿超邁文法
西京遵金鏗玉潤學慕濂洛時人目為雙璧
○命國忌日入侍時上下服色一依朱文公
家禮用淺淡服○上問刑曹判書金淨曰罪
囚多死云予甚惻然何故至是也淨對曰囹
圄偪窄氣鬱不通而然也或言宜增設而廣
之然臣為司寇不能致刑措乃請增囹圄何
以免四方之譏乎 上命增修之○以李長
坤趙光祖李耔為元子輔養官 上御思政

殿召見輔養官 元子便服侍坐拱手對案嶷然如成人 上命讀小學 元子讀之聲音清亮分析其旨已通大義 上憑案俯聽喜形於色光祖曰聞 元子聲音甚仁厚誠國家之福也古之明王教太子必以仁厚爲主今因其天資而教導尤易爲力然不須急廹要使從容積漸成就其德性也○九月視學 上以大牢祀先聖時月星明槪籩豆靜嘉 上陞降拜跪肅然嚴敬但聞佩聲鏘鏘而已祭罷御明倫堂命同知事尹倬大司成

金湜司成李得全吏曹正郎丁玉亨講易泰
卦儒臣申光漢舍人閔壽千掌令朴薰講尚
書無逸大學生李若水李宗慶崔景弘講大
學討論文義以及治道環橋門觀者以千數
○冬十月 上聞左議政申用漑卒欲擧哀
政府禮官難之遂止趙光祖白 上曰昔者
許稠之卒 世宗哭之哀聲徹于外君相古
人比之元首股肱可不重歟 上然之○十
一月命追正靖國功臣冒濫者七十六人
上召見政府六曹判尹三司長官安瑭等極

言官功之可削 上始難之及諸臣力請
上乃教曰遭時艱虞宗祊阽危越予寡德罔
敢自恤厥惟我二三藎臣協力奮庸匡扶我
社稷拯拔我兆庶弘濟艱難丕恢先緒予罔
敢鮮厥功勤命錄勲籍用垂永久然事屬倉
皇不克秉用衷斷用淆我功宗輿論激起不
穀其敢不曰與有咎焉嗚呼惟天惟 祖宗
付畀我丕基厥艱大今不大釐頓以樹國脉
以答天命而曰尚有後日哉其三等以下七
十六人追正冒濫塞功利之源○諸道有日
守三千餘人

此以危言動　上潛於禁苑木葉以甘汁寫
走肖爲王四字使山蟲緣食成文且以洪景
舟因贊成被彈有怨於光祖等慫惥景舟女
熈嬪以朝權民心盡歸光祖等語日夜流入
於　上及請削靖國勳之論起諸勳臣譁然
大恐衮因羣怨遂與景舟及沈貞等夜由神
武門上變　上召領議政鄭光弼以告之故
光弼涕泣明其不然　上意稍解及光祖等
下獄都下約徒爭詣宮門投疏乞貸大學生
李若水等三千餘人號哭闕外聲徹大內衮

己卯觀象監

: > .-터피 1 쾌 Agljtcfw-^、췌혜: —

等盖以
湜金絿
流削有
二月教

建今

已亥觀象監啓言
律盖黃鍾爲十二律
庚辰十五年夏四月冊

— ■ t③.^시

. ..1: :

黃子

r I, ^

然賜死書之史策萬世之下將謂何如也臣
恐自此以後雖有知遇之臣不能自安矣左
議政南袞等請正世弼妄言之罪 上曰豈
可以講說而罪人乎不聽

辛巳十六年春正月濟州牧使李耘啓請開屯
田以備荒政蠲貢物以寬牧卒從之○命直
提學徐厚製克敵弓鞭條箭霹靂砲及一百
二十斤弩之制下軍器寺廣造以為武備

壬午十七年夏四月日本小二殿使送功夫首
座來獻龍鏡石三枚黃質白文光彩瑩徹可

數毛髮如錦石 上命却之○秋七月副提
學徐厚等因災異上疏言培士氣專學官嚴
軍政愼用人且請裁減備邊司提調 上曰
軍旅之事當主於一備邊司提調雖不可全
廢令提調半於朝廷其議減之○冬十月行
王世子冠禮 上御勤政殿受百官賀
癸未 十八年春二月親耕耤田○三月 上酌
獻于先聖試諸生○秋八月遣成世昌如京
師獻倭俘倭奴藤原中林等寇上國寧波府
殺邊將掠人民漂到黃海境守臣捕獲以聞

上遣世昌奏獻俘馘並還被搶漢人中朝臣
李承勛上䟽曰昨見朝鮮國王奏稱倭奴打
攪上國至殺官兵不伏天誅偷生弊境仰仗
皇靈勦殺幾盡并將賊首二俘首級三十三
顆及長箭船艘等物差刑曹參判成世昌齎
領并將搶回人口王漾等八名獻之闕下臣
等相顧動色殊覺懷慙云云　皇帝降勑褒
諭○冬十二月命平安道節度使李之芳等
驅逐閭延野人先是野人金阿宋可等自富
寧移居閭延茂昌壟田設柵勢漸難制邊臣

請發兵逐之 上命廷臣議備邊司堂上高荊山等言宜早圖之 上遣敬差官李克往審虜情克歸奏如邊臣言遂下諭于咸鏡道巡邊使曹潤孫觀察使許磋南道節度使潘碩枰平安道觀察使金克成及之芳等曰主成哈嘗歸順於我許居茂昌越江之地為國藩衛彼虜不念我恩誘引他種沿江列居部落彌蔓屢諭斥遠還肆惡語失今不圖後難為計苟非然者豈忍驅我赤子以就危地哉卿等與士卒咸悉予意仍賜之芳毛衣弓矢

遂條指陳 上善之○冬十月有雷異教曰
朝中粃政野人幽怨未有甚於此時而中外
羣僚山林秀俊爭尚晦匿無有進言者豈予
少樂聞之量而以言爲諱耶抑以予爲不足
與言耶興念至此懲痛亘中玆欲虛懷洗心
冀蓋前愆惟爾衆庶無諱吾君不能凡予闕
失極陳無隱○十一月教曰六鎭守令以有
名望文臣交差則隣官亦必畏憚及其遷秩
還朝亦可與議邊事也非特咸鏡道如平安
道邊邑守令亦令交差○量田于全羅道

4^ Hgf 《 # 2 《 ^ A .^.^» ^ ^ t:

^ 0 a: c(# f$ ^ Alhitel ^

歎憫昔陽城出刺道州大學諸生請留而不聽至今為縫掖恨願 殿下急收改職之命 上卽命遞授倬大司成後倬為開城留守大提學李荇又請仍任○下孔聖遺像及歷代君臣遺像于弘文館命大提學李荇及知製教分製其贊○命置東宮書筵兼官分上下番輪次進講○冬十月諭兩界兵使曰驅逐野人之後防禦甚重卿等皆盡職實難其代今命仍任特賜貼裏二領裹肚一領唐靴氈具戍邊將士各賜納衣八十領魚膠二百斤

殿下取法焉 殿下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旁求俊彥如飢如渴爲銓曺者注擬任情薰猶相雜智愚莫辨昔 成廟命衣冠子弟不學無才列於庶任者悉令汰去生員進士通經史識時務者擧而用之願 殿下取法焉士習國家之元氣而爲治之本也古者蒙養以正長教以格致誠正所以爲他日經濟之本今儒者不受詩書之教先懷媒爵之念昔 成廟召四學生徒謂曰國家設學預養人才者將以治國安民也汝等不勤於學幼學壯

分来

丙戌二十一年春二月命至親相訟者並勿聽理○夏五月永興府使徐厚裒集兵制名曰軍門要覽又輯古將帥可法可戒者數十卷名曰將訓元龜上䟽投進○教八道觀察使曰承宣之任敷民彛敦禮俗使一道皆知孝悌之行長幼之序而近來任此責者類以薄書為急不究其本源教化陵夷風俗頹靡可勝歎哉鄉飲酒禮尊高年尚有德習敬讓之風絶暴亂之萌卿其詳考禮文以時而行使

知尊卑長幼以化民成俗○秋九月命錄清白吏忠臣之後○幸西郊觀穫

丙寅

二十二年春二月 上釋菜于文廟御明倫堂親執爵賜領中樞左右相及侍講官仍與討論經旨儒生之精通文義者賜第○三月賜敬嬪朴氏福城君嵋死時東宮有灼鼠之變春坊官上疏言之 上命鞫宮人按狀有是命後辛丑 王世子上疏曰天顯之親一氣而分喘息呼吸相爲流通雖或有非常之變出於慮外古之人猶有以恩掩之者妖

年幼不預其事明矣屬籍亦絶由臣一身兄
弟之變至於如此孟軻有言曰身爲天子弟
爲匹夫可乎今臣侍居東宫恩寵極矣使二
妹一姪尚班下賤叉躬思之顔厚忸怩伏惟
垂憐焉 上感其言命給翁主職牒復其屬
籍中外讀疏往往有泣下者○冬十二月教
曰人君深居九重不知稼穡之艱難故自
祖宗朝有内農作皆象豳風七月圖自甲戌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

令該司從簡修之

戊子二十三年春二月教曰國家如有用兵之
事則牧場生馬難以赴陣預爲點出分養於
各邑使之調習〇夏四月政院啓言昌德宮

後苑有淡烟門不合大內門名　上命改以
永肅門○冬十月　上謁英陵試儒生於賔
仙館試武士於淸心樓行養老宴於愛蓮亭
己丑二十四年春二月　上親耕耤田○王妃
率內外命婦親蠶于昌德宮後苑先是命定

親蠶壇基禮曹相其古壇稍移而新築之○

己 夏五月 上御朝講領事鄭光弼奏曰古者不得志退居田野者率皆以文章爲事今雖退居田野不樂爲文章此專由國家教養失其道也 上深然之

庚寅 二十五年春正月分遣御史沈彥光于京畿姜顯于忠淸道趙仁奎于黃海道審察賑政措置○慈順大妃昇遐○冬十月葬貞顯王后于宣陵減畿甸田租○十一月 上謁宣陵以黲袍行祭遂改衰服祭靖陵

辛卯 二十六年春二月賜几杖于領議政鄭光弼光弼時年七十○夏六月彗星見 上避殿減膳下教求言○秋八月 上行朔祭于孝敬殿教曰予假寐齋室夢 先后謂予曰欲嘗蔓菁湯驚悟問之蔓菁湯久不用於祭奠云即令供進自今四節供進以為常宮中稱為誠孝所感

壬辰 二十七年春正月宦官李承豪有罪下獄教曰內官不過出納命令而已今以滯訟將下教承傳色李承豪乃敢阻擋此宦官與政

之漸其令訊之明日侍講官宋麟壽言處分
嚴正中外咸服昔 成宗嘗曰宦寺犯之則
無禮若有所犯不可少貸今日之舉深得防
微杜漸之道也○二月教曰朝廷用人當量
才授官能經術者用之於成均知營繕者用
之於將作知音樂者用之於樂院知戎政兵
械者用之於武庫知天文地理者用之於雲
觀隨其能而任之則庶官得職羣才無不舉
其諭吏兵曹○夏四月諭八道觀察使曰連
歲凶荒百姓阻飢遇災修省在我一人而不

違農時以播百穀則責在字牧之官卿其申
移郡縣均給種穀及時勸督使守令親行省
耕毋有惰者以副予憂民之意

癸巳 二十八年春三月庭試堂下文臣○夏六

無餘及　聖朝改紀人心一變須因士林不識時宜自以爲身逢明主可以展布所蘊事多過中至於詭激是以罪之然其本心則尙廉恥崇正學故朝廷無貪汚之習外方少請托之事今乃並與其事而廢之律己者排之挾書者斥之士氣頹靡無復餘地也　上曰罪其人而革其事可謂矯枉過直矣司經李浚慶曰作成人才非一朝可致　世宗培養得其道故人才極盛　成宗朝文學之士亦輩出不幸遇廢朝儒林盡殲朝廷一空及

風終為偷靡故光武矯其弊
光之徒為世標準及至末流
國脉由是扶持雖以曹操之
位皆崇節義之力也下逮唐
洛皆一時名流而小人指之
敗人才之關治亂不亦昭昭
處讒之獄多濫 上即命政
並䟽釋○十二月遼東人董
來耕威化島 上命移咨都
家

§추¥

二十九年秋八月 上謁聖于文廟仍行
大射禮宴宴畢張侯 上發乘矢三獲 王
世子繼射衆官以次射畢獲者賜表裏不獲
者立飲觶明日饋儒生于闕庭賜酒樂一等
大司成尹安仁進正心箴賜表裏一襲又賜
儒生米二百石○九月幸七德亭閱武命侍

소^

德鎭于熊川置僉使
孫奏曰加德島巖石
鎭堡於此又置烽燧

則可與多大浦安骨浦通鄰邊警達于京城
且倭船多泊於羊膓串而竊發若加德有守
則賊何能來犯乎 上命政府兵曹與知邊
事堂上會議施行○夏五月 上觀稼于西
郊仍駐望遠亭觀水戰○秋八月 上將謁
齊陵遣官祭于長湍坡州高陽三邑鄉校至
松都遣官祭于高麗太祖墓親行酌獻禮于
穆淸殿謁陵還詣開城府成均館行酌獻禮
賜儒生米百斛試文士於明倫堂試武士於
滿月臺大臣等啓言拜穆淸殿則思 聖祖

創業之艱見滿月臺則監前代衰亡之由凡所歷覽必按其跡而究其故豈不益切於披往牒戒青史乎古人云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今日所鑑莫如前朝 上嘉納回鑾所過邑饋老人孝子

丙申 三十一年夏五月命設纂集廳續撰國朝寶鑑副提學成倫等啓言今以纂集事將開春秋館考見實錄事體重大況 祖宗可法之事盡載國朝寶鑑今雖更撰亦無可加至如廢朝可戒之事瞻聽未久不須纂集 上

曰自古有大事考實錄例也況撰實鑑不考實錄可乎纂集廳已設不可止也○冬十一月　上閱武于箭串

三十二年春正月命禮曹考正上下衣服之制初我國衣服好為濶袖長裾幾至曳地每為華人所笑至是天使來言其不合華制於是　上命禮官考據大明會典參以國初古制定為常式頒示中外命自閏十二月二十五日以後

亢旱　上親

行祀乘輿去盖曰此宋帝却盖不御之意也
是夕大雨○秋八月 上釋菜于文廟御明
倫堂試士大司成李希輔獻太平箴○冬十
月金安老及其黨許沆許洽蔡無擇等有罪
賜死告廟陳賀釋鄭光弼等竄復李荇官爵
初安老以吏曹判書爲南袞所斥竄在謫聲
言已卯士類可收用聞者頗嚮之又使其子
延城尉禧惣其寃事下三公議得釋還朝假
托公論圖濟己私廣樹黨與翕張威福搆竄
領議政鄭光弼左議政李荇於極邊而代爲

左議政又以私憾竄曹繼商金克成會尹元老私語安老事於尹任安老聞之巧設機關為蜚語嗾臺諫以為元老將謀害士林臺諫啓竄元老亡何大司憲梁淵等覺其見嗾於安老遂論啓安老 上歎曰危而不扶將焉用彼相哉遂引見領議政尹殷輔及諸臺諫問曰權奸竊弄大柄而趨附者衆國其殆哉今欲大定是非卿等其各無隱於是諸臣悉陳安老罪惡又論沆洽無擇三凶推安老為領袖聲勢相倚之罪並命遠竄尋賜死釋光

弼繼商亮成元老等猶在謫已沒命復其官
○教曰予承艱大之業于今三十餘載未見
治效而朝廷之上奸臣作黨專擅威福一入
一遂壞國體甚矣書諸史策豈不愧乎惟爾
士大夫各修其職勿以私嫌相害勿以朋黨
相傾俾朝野共和○護軍崔世珍集字類作
韻會玉篇又類抄小學內篇名曰小學便蒙
以進 上嘉獎之命授僉知

戊戌 三十三年春二月 上御朝講侍講官李
彥迪奏曰國家大事大臣摠領之朝廷得失

(

不尚詭隨者乃君子也
人之道安有大於知人乎
屢變實由不知人也當加

臺諫糾察之至於帷幄侍從之臣則輔養君德是其職也顧今朝局反覆無常元氣萎薾風俗頹敗其源蓋由於 殿下知人不明執德不固也伏願剛以執德終始如一明以察物分辨邪正大抵攀緣宮禁以希進用者非

冀郡守鄭淵撿詳

上乃止

己亥三十四年夏四月僉知崔世珍進儒賢奏議皇極經世書說特命加階○秋八月上

一資○三月 上率王世子幸成均館酌獻
先聖退御明倫堂試士○冬十月命招大臣
六卿教曰予年已五十一精神志慮大不如
年少之時我朝 太祖恭靖太宗魯山相繼
傳位 世祖未豫時亦有此事今世子賢而
長予欲退享餘年領中樞鄭光弼領議政尹
殷輔等率百官力請收還 世子涕泣固辭

率王世子幸大學與儒生講論○奉恭靖大王定安王后影幀于璿源殿以影幀至自外方也○命刊頒棠陰比事折獄體要於中外大司憲尚震以刑獄多濫而請之也○全州府尹李彥迪上疏曰為治之要其綱有一其目有十何謂一綱理亂休戚之幾未有不本於人主之一心而正心之要必由學而得矣殿下始初勵精勤御經筵頃年以來浸不如初講官屢讀數章無規諷道義之益宰相陳啓細務無陳善納誨之實經筵進講每

取編帙浩繁之書徒費歲月有志勤道遠之
歎願 殿下舍末流專本源日接儒紳講論
精微則全體立而大用行矣何謂十目一曰
嚴家政 殿下家法之正固無可議但前有
掖庭怙寵之變後有陰邪亂政之禍除拜判
斷或不盡出於至公願 殿下惕然警省柔
媚不干于聰明愛幸盡決于道義嚴宮禁杜
邪徑爲二曰養國本春宮一德無瑕三善俱
隆第進講之書多用史記非所以明理造道
也選名德備勸講以明性治心爲本間以古

今治亂則本末兼盡聖工全矣三曰正朝廷
朝廷者四方之本源必有紀綱風節然後可
以張理上下不至於委靡頹者奸宄竊位與
奪決於恩讎威福生於呼吸無一人忘身徇
國直斥其奸國家不至於淪喪僅一髮耳願
殿下懲前毖後明示好惡勵風節振綱維焉
四曰慎用舍 殿下聞人之賢雖疎遠棟拔
無遺知人之邪雖貴寵誅竄不貸非至虛至
公何以如此第數十年來進退誅擢不合於
公論者多矣願 殿下用捨之際如大明之

無私照則陰邪之窺伺無隙可投矣五曰順
天道天心好生而無私聖人亦好生而無私
殿下惻怛寬大之旨屢下而吏惰奉行民不
受惠割剝無政於前日窮處有甚於曩時至
於刑罰人命所關而頃者權奸擅政專務深
刻屢起大獄仁愛之心豈不惻然追悔乎願
殿下仁民恤刑以順天道庶可弭災變而來
福祥矣六曰正人心人心者安危之本也
殿下撥亂反正士習一新而不幸正氣消於
上陰邪長於下奸臣專擅舉朝風靡吾復遲

十目皆是格言燕閒披覽所益必大世子觀之亦必有補其楷寫二冊以進彥迪特加一資輔導之責當付此等人魚得江亦宜加資使兼左右副賓客尋台彥迪為兵曹參判○遣奏請使權檝等如京師辨誣時聞皇朝重纂會典遣檝等申請 帝降勅曰爾國宗系事我 成祖及武宗朝具有明旨朕亦具悉但我 高皇帝祖訓萬世不刊至如會典所載則他日續纂宜詳錄爾詞朕方嘉爾忠孝可無遺慮也

士也 上命銓曹量才授官

辛丑 三十六年春三月右叅賛宋欽以年老乞

庚子三十五年秋七月命文武二品以上舉遺
逸之士左議政洪彥弼薦權習左贊成蘇世
讓薦崔繼成判尹金安國薦徐敬德刑曹判
書柳仁淑薦成守琛趙晟刑曹參判金正國
薦禹成勳兵曹判書柳灌薦辛百齡大司成
李彥迪薦金就成曹植知中樞權橃薦琴軸
大司憲南孝義薦鄭弘翼戶曹參判張籍薦
金大有皆極一時之選其餘數十人亦知名

^ 1^1^ ^^^^^^^

-"~ '— '

^^0

II— .l—Jllirl.,— - J - y ,< V- -

^^M^s ^ ^

迪請歸養其親 上曰以侍從兼輔養亦有違於一子歸養之法往來省覲可也俄而吏曹首擬彥迪於金海府使 上曰此人宜在朝廷何爲擬外任也至是超拜右參贊○冬十月 上幸文廟謁先聖試士○大司憲宋麟壽等上劄曰親賢疇咨君道之要陳善納誨臣職之當故四門之闢帝舜所以廣聰明也十日之寒亞聖所以警君心也古之欲正君心者必以廣延賢士大夫爲急使非僻潛消於啓沃豈區區細務所可同日語哉國家

於朝講既有臺諫入閤故事猶以爲未也又
引特進官輪侍講論其意甚美而近者大臣
言特進侍講爲無益而欲廢之上詢親賢之
道下進踈賢之策引君當道固如是乎上
嘉納
壬寅三十七年春三月遣御史任說于全羅道
李滉于忠清道金磷于慶尚道閔筌于京畿
察賑政○秋八月上御朝講參贊官李浚
慶奏曰祖宗朝視事則不開經筵經筵則
不爲視事近來合爲一事故講學之功未精

也

上是其言○教曰宋太宗詔求遺書募中外有以書上者視卷帙多寡酬賞其不願送官者借寫而還其本由是四方之書爭出矣我國雖小官藏書籍外募納優賞如宋時則致書可多其諭禮曹○九月清州民於田中得銀罇四觀察使上進　上命造銀盃分賜政院春坊藝文館讀書堂

癸卯 三十八年春正月　上聞前大提學金安國病亟遣承旨賚藥問疾及卒悼惜之賜賻祭加等○夏五月副提學柳辰仝等上疏曰

艱難備在其中請以孔子款器銘并令書入
以備觀戒從之
甲辰三十九年春三月 上御朝講參贊官宋
世珩言己卯人過激誤事非其本心趙光祖
亦憂時輩過激頗多裁抑而反爲其所短以
此觀之光祖最賢也其臨死詩云愛君如愛
父憂國如憂家白日臨下土昭昭照丹衷平
生所守可徵於此而他人幾皆復官獨光祖
尙未復士林爲之痛惜今若明示好惡則士
習不期美而自美矣 上首肯良久○夏五

»、

MM

i、

月以徐敬德爲厚陵叅奉敬德松都人結廬花潭之上聚徒講學其學硏窮自得類橫渠襟懷冲曠類康節留守宋𤣰欲以其孝行啓聞旌褒敬德詣府庭懇辭得止至是以薦授職亦不就○户曹叅議李名珪奉使如京歸獻豳風七月圖即元學士趙孟頫所畫大明學士宋濂所序者也特賜法醞奬之○倭奴侵境朝議請拒絶之尚震曰倭本化外之類不可以治民之法治之前朝倭入江華雲峯其阿只拔都者驍勇無敵賴我 太祖神武

李豆蘭佐之故終能摧敗不然殆矣聞馬島
土地磽薄加土石上耕麥而食者不通我國
則無所資生必為窮寇不可輕易拒絕也從
其言○秋九月奪尹任告身罷尹元衡職
上召左議政洪彥弼等謂曰兩尹自相朋黨
一為世子一為大君甚不可也自古人主於
外戚厚以待之戚以服之此保全之道也遂
並罪之○冬十月賜書筵官宴于明政殿庭
時　世子已讀畢綱目　上教曰世子學問
高明通鑑綱目一百五十餘卷今已畢讀是

予十年所講者也儲副賢良朝廷共知予欲
傳位退閒養病若使世子早習國事則豈不
美哉仍賜書筵官宴于明政殿庭珍膳交錯
歌鼓喧轟　三殿御後苑臨觀時人稱爲太
平盛事○十一月　上不豫左議政洪彦弼
等請進見　上戴翼善冠加朝服擁衾而坐
世子伏於側　上命引燭把筆臨小紙欲書
不能成仍屢屢言及禪位世子之意左右莫
不掩泣明日昇遐于歡慶殿小寢　王世子
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上謚曰徽文昭